

歷史發展與行動者

吳齊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前言

資訊社會標示著二十世紀末及二十一世紀初人類社會的內涵與特徵。其中因為資訊與網際網路科技所帶來的新時代種種特徵與傳統人類社會特性的差異分歧對映，也逐漸成為晚近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新興議題。當代資訊社會中的新興社會現象不但直接衝擊傳統社會慣俗，資訊社會所引發的新研究議題對既有社會科學理論所構成的嚴重挑戰，既深且廣而又尖銳化。目前，與資訊社會研究相關的研討會與研究計劃，汗牛充棟、不勝枚舉；已出版的期刊、論文與書籍所呈現的景象，不僅涵蓋的課題多樣且豐富，討論的內容也愈來愈有專精而深入之趨勢。若衡諸目前已被注意並處理的研究議題進度，則大致上目前的研究進度確已逐漸貼近資訊社會的主軸。然而，如何深究當代資訊社會的內涵，對於掌握台灣乃至全人類社會於剛剛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的脈動，實有恰逢其時的積極正面意義。近年來，由於資訊與網際網路科技的全面發展與兼程普及，加上經濟與文化活動的全球化趨勢，乃促使人類社會的上上下下各層面，開始加速對各式各樣資訊的迫切需求。網路化的資訊社會裡，資訊的供給是否流暢、平衡，關係到網路化的資訊社會是否能夠健全發展；而網路化的社會中，資訊供應品質的良莠，更直接影響到網路化資訊社會的內涵與光景，甚至觸及該社會素質的能否提升。當前人類社會中的先進國家多將「網路化社會」(network society)之列為其社會發展的首要願景，展望台灣社會的未來發展，似乎也離不開「網路化社會」之想像。網路化資訊社會基本上醞釀、孕育出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新新世界，此舉乃引發出許許多多過去從未有過的新奇社會現象和人際互動，導致既有的傳統人類社會因而增添了多樣的可能性。例如：網路化資訊社會擴展了人類的活動領域，由白晝一舉跨越延伸到黑夜。既有研究指出：人們

的夜間生活型態得以脫離若干既有的主要以白晝活動為規範對象的社會慣俗，而網路化資訊社會無巧不巧地剛好結合上這種時間上的擴展，進一步使得網路社會裡的行動者得以超越時空，進入一個類似冥想的、介於虛實之間的半真半假世界。就是這個「虛擬」與「真實」同時存在的特質，使得網路化資訊社會對新時代人類，有著致命的吸引力。然而，在朝網路化資訊社會邁進發展之前，人類社會實有必要先弄清楚網路化資訊社會的實質內涵，方能掌握住網路化資訊社會的發展方向。如同我們必須透過人類社會歷史的演進，以及當時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方式，來理解、認識與掌握傳統人類社會的全貌；欲得知當代網路化資訊社會的真相，則其發展歷史與俯仰其間的行動者的行為特徵，亦是掌握當代網路化資訊社會神髓的不二法門。因此，若要清楚指出未來有關台灣資訊社會的首要研究議題，則「台灣網路化資訊社會的發展歷程，其來龍去脈，以及台灣網路社會發展至今，在十多年間曾在、現在或未來將在這個網路社會中活動的行動者」，必然是應被詳加注意的主要研究對象與依據」。簡言之，台灣網路社會的「歷史發展」與「行動者」，乃是探討台灣網路化資訊社會內涵與特徵的兩大主軸環節。

資訊社會的行動者

愈來愈多的社會發展趨勢顯示：網路社會正處在一個人類社會新文明即將清楚成型的轉捩點上。整個人類社會資訊化與網路化的結果，基本上，其實是一場悠關人類社會結構、社會秩序與社會行動者三者之間互動關係的革命，而社會本身又是人類文明得以孕育及傳佈的基礎。面對這場革命的前因、現狀與後果，一些問題自然而生：這個由網際網路為基底所模塑的人類社會「新文明」，究竟是純粹虛擬的數位資訊空間（cyberspace）而已？抑或是個由虛幻與真實交織共構的科技世界？或將會是一個新型態的不折不扣的真實社會（new reality）？這些都是站在歷史轉捩點上的當代人類必須嚴肅面對思考的問題。

根據資策會推廣處公佈的資料顯示，至前年（2000）底，台灣網路人口已達到六百二十六萬，上網普及率已達二七%。其中，透過教育學術網路（TANET）的用戶數為二百零七萬，所占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左右。而根據最近最新公布的資料反映出：去年(2001)的使用網路人口，粗估其上網普及率已超過百分之三十五。台灣實質上已稱得上是所謂的網路化社會。然而，「網際網路虛擬空間中生活的經驗，到底對個人的真實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因應，有何實質的影響？」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釐清人們在這個新天地中的實作與回應經驗為何？而這些行動與後果又如何回過頭來，重新『塑造』或重新『建構』人們日常真實社區生活的行為與感受。根據既有之研究文獻可以得知：網路社會行動者當初開始接觸網路社會的歷史情境、第一次接觸網路社會時的年齡、網齡、使用網路的頻率、使用網路的時數、參與網路社會的深度與廣度等，都對網路社會行動者的虛擬社會生活經驗建構產生直接的影響（吳齊殷，2000，2001a，2001b；吳齊殷、蔡博方、李文傑，2001）。透過對網路社會行動者的觀察、經驗、思維與行為的瞭解、認識與掌握，應該是我們認識與理解網路化資訊社會的一扇明窗。

資訊社會的發展歷史

資訊社會對人類社會生活的衝擊，與當初人類社會朝都市社會發展的過程有極為類似之處。「現代都市社會」藉由傳播與運輸工具的超越進展，一舉改變了人類社會活動的基本模式，非但重新塑模了人際互動的規範，也界定了社會結構的屬性。同樣地，資訊與網路科技發達後，無獨有偶地也令既有的社會型態產生了關鍵性的變革。而社會科學發展最起始的一項核心議題，就在於探討巨大變動中的社會秩序如何得以維繫？也就是人類社會的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如何透過既有的社會運作機制，配合新興的社會變動，達到持續發展的結果？以往社會科學對這些研究議題的掌握，乃是透過對社會歷史發展軌跡的檢視與驗證，而發展出認識與理解人類社會基本運作架構的古典理論。探討當代資訊社會的發展歷史，就是

在延續古典理論核心關懷的基礎議題上，檢視二十一世紀這項人類社會最新發展的契機與後果。

如同生命歷程理論(Life Course Theory)所強調的：每一新的世代(cohort)都自然地會對當代的社會遺產(social heritage)進行一種嶄新的接觸，並且隨時隨刻帶著這種嶄新接觸的銘感印象在他們一生的處世與行事之中(Giele and Elder, 1998)。生活環境的改變總是意味著生命歷程改變的潛在可能，而社會中個人生命歷程改變的總集形式(aggregate form)乃有可能改變了社會秩序(social order)。人類社會中的每一個世代，都有可能是社會轉型過程(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中媒介物(intermediary)，或說是引介新社會形式的載具(vehicle)。從鉅視的觀點而言：研究者研究社會歷史與個人生活的交會(intersection)時，要理解的不只是此世代中的人們如何被過往的歷史與社會結構所型塑；而且更必須交代此世代中的人們如何回過頭來模塑歷史與社會結構的未來。換言之，研究重點不應只是停留在針對特定世代進行深入解析而已，而是要能夠進入對『特定形式之歷史變遷』，包括無常性(transitory)與永續性(enduring)，進行檢證。因此，「網路社會歷史如何與網路社會行動者」的社會行為交會聯結而構成網路社會所展現的多樣特性，乃是我們進一步深入理解網路化資訊社會的本質與內涵時，相當關鍵而具體的研究議題。

結論

以上所討論的兩項有關資訊社會的首要研究議題，若純粹只從單一學科的角度出發，是無法畢竟其功的，因為資訊社會的蓬勃發展，早已超越任何單一學科所能掌握的範圍。因此，結合社會學、傳播學、法律學、資訊科學，甚至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等各領域之研究人員，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深耕已有的研究發現，從而追問新興問題現象，終而架構出新的研究議題與取向，乃有研究實質上的迫切需要。

總之，從資訊社會的歷史發展出發，著重找尋網路社會歷史與行動者之網路社會行動之間的細密聯結，乃是下一波深入對資訊社會探析的首要研究議題。透過世代分析(generational analysis)、世代比較

(cohort comparison)以及對某種特定社會變遷型式的評斷等研究策略，換言之，以事件發展為導向的研究分析方法，將使研究者，可以直接觀察「某種整特定形式的社會變遷如何對個別行動者在網路社會中的行為取向」產生具有『軌跡移轉』效果的影響？這類的研究議題，將能幫助釐清和說明時間與生活(times and lives)之間緊密聯結的特質，讓研究者瞭解整個台灣網路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與在此歷史場域中前仆後繼俯仰其中之行動者的社會行動之間的因果次序。

參考文獻

- 吳齊殷(2001a) 現代雙城記：真實與虛擬之間--平民與網民：交融、對立或互蝕，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第二年期中期報告。
- 吳齊殷(2001b) 網路使用者與非網路使用者的社會意向，《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27(1):16-36。
- 吳齊殷、蔡博方、李文傑(2001) 網民研究：特徵與網路社會行為，發表於第四屆資訊科技與社會轉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及資訊科學研究所合辦，2001年12月27、28日，台北、南港。
- Giele, Janet Z. and Glen H. Elder Jr. 1998. *Methods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CA: Thousand Oaks.